

台灣諮商人員諮商關係建構經驗之分析研究

許雅惠

文藻外語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諮商人員諮商關係建構經驗。本研究以七位於學校、社區機構，與醫院工作之諮商心理師為研究參與者。採半結構式訪談為資料收集方式，並將收集之資料進行開放編碼分析。本研究發現：(1) 諮商關係之內涵包含自在開放的晤談氣氛、雙方主動積極的投入，與厚實的信任基礎；不同諮商階段諮商師知覺之良好諮商關係指標有所差異。(2) 本研究發現諮商師在建構諮商關係經驗之文化衝擊，包含在諮商目標之協商訂定、諮商晤談架構之建立、諮商互動過程之語言、諮商關係界限之劃定、諮商師之角色定位。而其轉化的思維包含仍以所學之西方諮商理論出發，而對於案主之狀況多加覺察與同理，以及採取本土文化關係建構的觀點加以調整。

關鍵詞：台灣諮商人員、諮商關係

壹、緒論

一、諮商關係與諮商成效

諮商關係為助人工作的核心 (Patterson, 1985)，透過關係之運作可達成諮商中的工作任務 (Reandeu & Wampold, 1991)。Kelly (1997) 所提出的諮商人文主義模式中即強調諮商中最根本的基礎即在諮商師與案主關係的建立。心理動力取向之諮商模式中聚焦於情感轉移之探討，亦認為在諮商中聚焦於諮商師與案主間人際動能之處理，可達到良好之諮商成效 (Gelso, Hill, Mohr, Rochlen, & Zack, 1999; Gelso, Kivlighan, Wise, Jones, & Friedman, 1997; Hill & Williams, 2000)。個人中心取向諮商中強調諮商關係的品質，Rogers 宣稱諮商師提供並由案主領會的無條件積極關注、精確的同理和真誠是促成諮商進展的重要因素 (Rogers, 1965)。人際歷程取向諮商模式認為諮商關係本身即具有療效，案主透過與諮商師的互動可獲得新的學習與成長，改變由此發生 (Teyber, 2000)。

許多實徵研究結果也顯示諮商關係對於正向的諮商成效有顯著且實質的貢獻 (Horvath & Symonds, 1991; Krupnick et al., 1996; Luborsky, Crits-Christoph, Mintz, & Auerbach, 1988; Marziali & Alexander, 1991; Orlinsky & Howard, 1986; Sexton & Whiston, 1994)。Asay 和 Lambert (1999) 研究中發現大多數的諮商理論取向可以讓案主產生正向改變的有效因子是跨理論之共同因素，而非各理論之特殊因素。Luborsky、McLellan、Woody、O'Brien 和 Auerbach (1985) 的研究中發現導致治療成功之重要決定因素為案主與諮商師是否形成有幫助的諮商關係。Wampold (2001) 的研究中指出諮商師個人是造成諮商成功極大的因素，而諮商師個人特質會影響與案主建立關係。上述的論述中可理解諮商關係於諮商歷程中之重要性不容小覷。

二、諮商關係建構歷程

Rogers (1957) 首先對於有效的諮商關係要素加以定義為同理、無條件積

極關注，以及真誠一致。Strong（1968）提出人際影響的理論，試圖將影響諮商關係的變項加以概念化，他提出諮商師的可信任感、專家感，以及具吸引力的特質其對於諮商關係與諮商成效有正向的關聯。Gitleson（1962）進一步探究案主對於諮商師形成真實的依附關係可促成強而有力之諮商關係。Patterson（1985）認為良好的諮商關係需要諮商師表現出同理、真誠、一致、關愛與支持的態度，讓案主感覺被了解、被重視，與被關心，諮商師在與案主進行初次晤談時，需要將諮商情境結構化，同時清楚讓案主知道諮商進行的方式，將有助於諮商關係之建立，而專注、傾聽、情感反映、簡述語意、同理心、自我表露，以及立即性等諮商技術可以建立並強化諮商關係。Greenson（1967）提出工作同盟的概念，認為案主與諮商師形成工作同盟是諮商歷程中必備的要素，Bordin（1979）進一步以工作同盟的概念來詮釋諮商關係，將工作同盟定義為諮商師與案主在彼此同意的目標和任務的基礎上互相合作，而工作同盟包含了目標、任務，與情感聯結三個向度，但是對於工作同盟所定義之重要面向，以及它如何運作等仍有不少的爭議（Hill & Williams, 2000）。雖然理論家、研究者和實務工作者都認同諮商關係為諮商工作中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元素，但是對於諮商關係在諮商歷程中應具備什麼特質，以及如何建立諮商關係等的看法，仍存有極大的差異（Hill, 1994; Sexton & Whiston, 1994; Weinberger, 1995）。因此對於諮商關係內涵之探討更顯重要，Teyber 和 McClure（2000）也強調應將研究焦點置於如何提高諮商關係。

關於諮商關係內涵在諮商中的改變歷程，實徵研究（Hill, Carter, & O'Farrell, 1983）與理論工作（Egan, 1986; Peterson & Nisenholz, 1991）均聚焦於從案主與諮商師的接觸至結束等諮商進行的歷程，綜合上述學者們的論述，諮商進行的歷程大致上是由最初諮商師與案主的接觸及建立關係，經由非正式的評估階段至目標訂定，然後再進行諮商介入，而至最後的結束階段。因此諮商關係的建立是最初諮商階段工作的重點，然而是否在之後的諮商歷程中，諮商關係其所建構的方式與內涵即可維持固定不變？這將是值得進一步加以思考的問題。目

前的實徵研究或理論論述中缺乏關於個別諮商歷程中不同諮商階段之諮商關係內涵之論述，Corey 和 Corey (1992) 將團體諮商歷程中成員彼此的互動區分為開始階段、轉換階段、工作階段，與結束階段。開始階段須聚焦於互動的規則訂定；轉換階段可能因為彼此目標不一致而有潛在的衝突，所以如何將潛在衝突做有效處理是關係進展之重要議題；工作階段須增加成員間的凝聚力與向心力；結束階段須處理成員面對關係結束所造成之失落的感受。而諮商關係雖不能等同於人際關係，但其本質上仍可相通，因此若以人際互動來看，Miller (1976) 認為人際關係的發展過程，初期關係發展時彼此容易對於對方反應充滿不確定。隨著關係的進展，彼此愈了解彼此後，則可預測對方對於自己訊息的反應，因此可降低不確定性，願意冒險做自我揭露。Morton、Alexander 和 Altman (1976) 對於人際關係進行探究發現，關係發展原則為：(1) 關係之所以改變，是因為需要增加或減少達成酬賞的可能性；(2) 關係之所以改變是由關係中的一方或雙方共同決定；(3) 關係的改變是由關係參與者的溝通內容所引發。因此可藉由提供有關他們個人，或是尋求更多與對方有關的資訊來增強彼此的關係。由上述的論述中可以理解，諮商關係隨諮商歷程進展，其所建構之內涵可能會有所不同，諮商師與案主互動的內容與方式，均可能影響諮商關係的改變。

三、文化信念與諮商關係

文化是某一群體中的人們看待自己和環境的方式，亦為和他人互動的行為模式 (Devos, 1980)，因此生活在不同地區的人們會受到當地文化信念的影響，而產生不同的價值觀與行為模式。建基於個體主義之西方文化信念視個人獨立於團體而存在，行為受個人偏好、需求、權利，以及與他人所訂的契約影響。東方文化信念則建基於集體主義，重視與團體其他成員的關係，行為受團體規範的影響 (Triandis, 1995)。諮商心理學的發展事實上是以西方社會價值體系為基礎，以西方文化為背景的諮商專業強調重視個人價值，以及人與人之間平等關係的維持 (Pedersen, 1976)，此與中國文化中視個人為群體的一份子，並須

調和於社會關係當中有極大的差異(曾文星, 1996), 在台灣從事諮商工作, 亦不能忽視文化差異之影響。奠基於西方信念系統之諮商理論, 其對於人格理論的觀點、心理健康的概念、案主問題的界定, 以及諮商的目標等, 均蘊含明顯的價值觀, 因此諮商師需能敏覺文化因素對於諮商情境的影響。廖鳳池(1992)即以中國文化「我」的地位, 探討本土諮商模式之建構, 諮商人員須覺察中國文化中對於案主心中「我」的形象之塑造, 進而調整與案主之互動, 始能有效協助案主。

許多研究發現東西文化差異會影響諮商關係之內涵(洪莉竹, 2000; 陳祥美, 2005; Chen, 1988; Marsella, 1993)。Mau 和 Jepson (1988) 的研究中發現, 亞裔美國人對於權威者均懷敬畏之心, 認為自己不該多話, 要等到別人問話時才可以回答, 所以他們認為好的諮商師要主動、指導, 且具有像父親一樣的形象。美國與中國在諮商關係的差異, 在美國所建立的諮商關係是信任關係, 具有契約性質, 諮商師與案主位居平等地位, 同時在契約中止時, 關係就結束。而中國的諮商關係, 也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 但屬於師一生關係, 諮商師與案主的地位有優劣之分, 且一旦形成諮商關係, 則會期待發展為長期關係(引自洪莉竹、陳秉華, 2005)。Marsella (1993) 認為要教導案主瞭解諮商過程是如何, 平等的諮商關係並不一定有效, 對於亞洲人來說, 創造適當權威而有理的指導關係可能更為適切。Atkinson、Maruyama 和 Matsui (1978) 的研究發現亞洲的案主喜歡諮商師以邏輯、理性且有結構的方式進行諮商。Chen (1988) 的研究中也發現中國人視諮商師為一個專業的權威者, 一個互相分享的朋友, 一個指導者, 以及一個付出者, 這可能與諮商專業所強調的諮商師與案主之間要維持平等與契約上的關係是不相同的。

曾文星(1996)指出在中國社會中治療者要營造與病人的關係之方法為:(1) 中國人喜歡把所接觸的人分成「自己人」與「外人」, 治療者要讓病人覺得他是自己人, 才可取得病人的信賴與合作;(2) 中國人對於權威者持有想依賴與不願依賴的複雜心理, 他們會期待治療者的協助, 但若治療不理想也會更換或同

時看幾個治療者，因此治療者要瞭解這種獨特的關係，並懂得接受和處理；(3) 治療者要符合病人對於專家的期待，治療者多少要能保持專家的尊嚴，發揮有經驗的角色，顯現內行的功能，較能滿足病人的心理期待。洪莉竹（2000）研究發現台灣諮商人員與案主互動時須調整其關係界限，同時在諮商關係會採取較主動的引導，此與西方諮商理論中強調案主的自發性與主動性，而諮商師只是一個催化者的角色有所不同。另外她也發現台灣諮商人員與案主互動時常以權威角色影響案主的改變與成長。

回顧國內諮商關係的相關研究，大多數的研究均將諮商關係視為是一個探討的變項，探討諮商師個人的背景因素對於諮商關係的影響（張如芬，2006；張振芬，1991；廖鳳池，1993），諮商關係對諮商成效之影響（沈慶鴻，1992），以及使用特殊策略對於增進諮商關係之成效（陳慧足，2005），但仍少有研究聚焦於本土諮商關係建構之內涵進行探討。台灣諮商師要如何面對文化信念的衝突並思考如何加以轉化是諮商師實務、訓練與研究工作急迫需要探討的主題，研究者認為深入探究台灣地區諮商人員諮商關係之建構經驗，以及歷程中遭受之文化衝擊，始可增加對於台灣本土諮商關係的理解，並可為本土化諮商架構初步建立之依據。

四、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如下：

- （一）諮商師所知覺之諮商關係的內涵為何？其文化上的意義為何？
- （二）不同諮商階段諮商師知覺之諮商關係內涵有何差異？其文化上的意義為何？
- （三）諮商師建構諮商關係的經驗中所面臨之文化衝擊為何？如何加以轉化？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諮商師為研究對象，採深度訪談的方式收集資料，並將資料進行質性分析與詮釋，以能深入探究在台灣所進行之個別諮商中諮商師所建構之諮商關係的內涵，以及在建構諮商關係過程中所遭遇之文化衝擊。

一、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共邀請七位諮商師分別接受兩次深度訪談，每次 1 至 1.5 小時，以蒐集其對於諮商關係之觀點。參與研究之諮商師標準為：(1) 具備合格之諮商心理師證照；(2) 目前持續從事諮商工作，七位諮商師中有五位女性，兩位男性，其服務場域包含大專院校、精神醫療院所，以及社區機構，工作地區包含北部、中部與南部，年齡介於 30-45 歲之間，七位諮商師之相關背景資料如表一。

表一

研究參與者個人背景資料一覽表

	年齡	性別	學歷	諮商取向	諮商年資	服務場域	接觸案主議題
A	35-40	女	國內諮商 所博士班	關係取向	8 年	南部大專院 校（專任） 與社區機構 （兼任）	心理疾患或自殺 ／自傷危機大專 學生（大專院校） 親子關係與情緒 壓力問題（社區 機構）
B	40-45	男	國內諮商 所博士班	關係取向	7 年	南部精神醫 療院所（專 任）	精神疾病診斷與 身心症之成人與 其家屬
C	45-50	女	國內諮商 所博士班	焦點解決	13 年	中部大專院 校（兼任） 與社區機構 （兼任）	學習與生涯困擾 之大專學生（大 專院校） 受暴婦女（社區 機構）

續表一

	年齡	性別	學歷	諮商取向	諮商年資	服務場域	接觸案主議題
D	30-35	女	國內諮商 碩士	認知行爲	5年	南部大專院 校(專任)	人際關係與生涯 困擾之大專學生
E	40-45	男	國內諮商 博士	體驗取向	12年	南部社區機 構 (兼任)	行爲偏差之兒童 及其父母
F	35-40	女	國內諮商 博士	認知行爲	11年	大專院校 (兼任)	自殺/自傷危機 大專學生
G	35-40	女	國外諮商 碩士	認知行爲	12年	北部大專院 校(專任) 與社區機構 (兼任)	人際困擾或兩性 關係困擾之大專 學生(大專院校) 受暴婦女(社區 機構)

二、研究工具

(一) 諮商師基本資料表

在進行諮商師訪談之前先請諮商師填寫諮商師基本資料表。基本資料表內容包含姓名、性別、年齡、學歷、主要理論取向，以及從事諮商工作相關經歷等。

(二) 諮商師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的擬定是研究者依據相關文獻中多位學者所定義之諮商關係的概念、研究者自身諮商實務經驗，以及對於兩位諮商師進行試探性訪談後修訂而成。以半結構式的訪談綱要對受訪者進行深度訪談，以了解諮商師所知覺之良好諮商關係之內涵，以及諮商師在建構諮商關係經驗中所面臨之文化衝擊。研究者以事先設計之訪談大綱作為訪談依據，實際進行訪談時會根據受訪者的回答再提出問題催化受訪者在諮商關係建構之重要經驗。訪談綱要內容如下：

1. 諮商師所知覺之良好諮商關係

- (1) 您認為良好的諮商關係所具備的要素為何？
- (2) 在您諮商學習過程中對於影響諮商關係之重要因素的理解，與實際在進行諮商時對於影響諮商關係重要因素之理解是否有所差異？若有，此差異為何？會造成這樣的差異的原因為何？
- (3) 不同諮商階段，諮商關係的要素是否有所不同？若有，其差異為何？造成此差異的原因為何？
- (4) 您認為諮商中諮商關係扮演什麼角色？

2. 諮商關係建構經驗之文化衝擊

- (1) 在您學習諮商的過程中，有哪些諮商理論觀點對於您與案主建立關係產生較大的影響或衝擊？您如何因應？
- (2) 在諮商實務工作與案主建立關係的經驗中，哪些理論或觀點常被您採納？
- (3) 在諮商實務工作與案主建立關係的經驗中，哪些理論或觀點令您感到有應用上的限制？您會做怎樣的調整？
- (4) 您是否曾經遭遇過與案主在諮商關係上有不同的期待？您覺得造成對於諮商關係期待的差異的原因為何？您當時所感受到的衝擊為何？您如何因應？

三、研究程序

(一) 進行試探性研究

在進行正式研究之前，研究者先邀請兩位諮商師進行試探性研究，以作為訪談大綱，以及研究資料分析修正之依據。

(二) 邀請參與訪談之諮商師

本研究在諮商師的邀請上是將邀請函與宣傳單以電子郵件及電話聯繫的方

式，發送至有從事個別諮商工作之大專院校輔導中心、社區諮商機構、精神醫療院所，與各諮商與心理相關研究所招募研究對象，以力求研究對象背景之多元與豐富性。另外也採取滾雪球的方式，透過熟識之諮商師邀約其所認識的其他諮商師，以便邀請更多的研究參與者。

（三）進行訪談資料收集

對於每位諮商師進行兩次之深度訪談，每次訪談時間進行 1 至 1.5 小時，第一次訪談主要針對諮商關係之內涵進行訪談，第二次訪談則針對建構諮商關係過程中所遭遇之文化衝擊進行訪談，同時也將第一次訪談結果進行整理，並請研究參與者對於所整理之資料進行補充或修正。進行過程全程錄音，訪談結束之後立即書寫研究札記，記錄下過程中的任何觀察、想法與省思，以作為資料分析之參考。

（四）進行資料分析

將所收集之訪談的資料謄寫成逐字稿，並邀請一位協同研究者進行資料分析。協同研究者具諮商博士學位，其主要研究領域為諮商師教育訓練，並熟悉質性研究之分析方法。協同分析者主要協助逐字稿段落選取與歸類分析的工作，並分享工作中的心得與發現，以提供研究者更豐富之思考向度。

四、資料整理與分析

研究者將所收集到的訪談資料謄寫成逐字稿，並將逐字稿的對話錄加以編碼。之後參考紮根理論之分析程序（吳芝儀、廖梅花譯，1998／2001）進行資料分析。首先進行開放編碼工作，亦即根據原始資料內容，將與研究有關的資料加以選出，先以有意義的一段話作為編碼單位，並找出資料內容所涵蓋的主題與類屬，以建立類別與屬性。然後找出這些類別在各面向之變異情形。而在此階段，研究者也持續閱讀相關文獻，始能增加理論觸覺，以充分發展出相關的編碼類別。在所有現象開放編碼後，再將同一現象或觀點聚在一起，進行類別化的工作，以統整成抽象層次上更高一層的類別命名。

五、信效度檢核

本研究關於信效度的考量為在每份錄音帶謄寫完畢後，皆再經過校對以確定內容儘量詳實呈現諮商互動的原貌及訪談所得的內容，之後才進行分析。歸類分析上，研究者邀請一位協同分析者共同進行歸類分析，研究者與協同分析者先就前導性研究中所收集之資料各自獨立進行分析，待雙方資料歸類達到 .8 之百分比一致性，始進行正式研究資料分析，而於正式研究資料歸類分析之一致性達到 .84 之百分比一致性。

參、研究結果

一、諮商師知覺之諮商關係

(一) 諮商師所知覺之良好諮商關係內涵

1. 自在開放的晤談氣氛

諮商師對於良好諮商關係的知覺會從案主與自己互動的氣氛得知，良好的諮商關係所呈現的是自在開放的晤談氣氛。例如：案主在諮商中可以自在開放的表達與分享，且願意開放地去談論各種話題，包含個人的隱私、個人負向經驗，以及個人負面的行為表現等。

我覺得看到當事人能夠開放自在的表達是很重要的，就是什麼都可以談，就像是說當個案一來的時候，我問他說那個問題處理得怎麼樣，他就可以開始毫不保留地說了。(A01005)

就像是看到個案會願意去陳述個人的隱私或者是負面的行為表現，像他可以說出一些過往的經驗，例如：像是說謊啦、偷竊啦、尿床啦等等。(E01003)

2. 雙方主動積極的投入

在諮商關係中案主與諮商師雙方均可展現出主動投入要談論的議題與方

向，而非由僅由案主或諮商師決定。

個案可以自己決定談什麼，那個決定很重要，就我們兩個關係裡面，我們可以自己去決定，或者願意自己去決定。(A01009)

就是個案是願意跟我（諮商師）互動的，而且會主動地提出一些問題來，就覺得他是投入的。(C01007)

3. 厚實的信任基礎

案主與諮商師雙方可以建立起厚實的信任感是良好諮商關係之重要內涵。案主願意相信諮商師是可以幫忙他的，同時也能接受並理解諮商師在諮商歷程中給予的面質與挑戰之意涵，而案主對於關係中的誤會，可以主動去做澄清。

我會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就是我覺得不好的諮商關係是個案對諮商師是不信任的，像我們在醫院有些個案就會覺得他的問題不是諮商師可以幫忙的，會懷疑。(B01012)

第一個大概我想到最基本的還是信任感，就我看到的信任感我覺得是最重要的，有信任就不會抗拒。(D01002)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信任感，個案開始去信任諮商師，相信他可以幫忙或者是願意幫忙。(G01001)

首先一個良好的諮商關係，我認為就是說個案他會願意把他不敢跟其他人講的告訴你，他是可以去信任妳的，不同於一般人際的那種，更深刻。(F01003)

他經得起挑戰面質，案主可以讓諮商師對他有適當的挑戰跟面質，然後那個挑戰跟面質，會覺得諮商師是為他好。(A01017)

經過一次一次，他可以去看到諮商師要面質他的內涵、那個點。(A01017-2)

我有一個有趣的經驗，然後我覺得那在諮商關係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個案主動跟我說類似是我們之間怎麼了，就是他對我有一些誤會。(F01008)

(二) 不同諮商階段諮商師知覺之良好諮商關係的指標

研究結果發現，隨著諮商歷程的進展，諮商師所知覺之良好諮商關係的指標也會有所轉變，如表二。在諮商關係初期，諮商師所知覺之良好諮商關係的指標主要聚焦於案主對於進入諮商之意願增加，而諮商中期為案主可以在個人議題上工作，結束階段則為案主對於諮商歷程抱持著正向經驗。

表二

不同諮商階段諮商師知覺之良好諮商關係指標

諮商階段	良好諮商關係指標
初期	案主持續依約接受諮商、案主開始談論自身議題、案主非口語訊息表達較自在
中期	案主願意自我坦露個人深入的議題、案主願意聚焦在一個議題深入討論、案主在諮商關係中配合度增加
結束階段	案主可以諒解諮商的限制、案主對於諮商師感到感謝、案主將諮商關係視為長久的關係

1. 諮商初期諮商師知覺之良好諮商關係指標

(1) 案主持續依約接受諮商

諮商初期諮商師覺得案主可以持續地在約定時間前來接受諮商，表示案主對諮商關係的重視，同時也可看出案主願意投入彼此的關係。

就看到個案願意來，而且是遵照約定的時間來，不會遲到或什麼的。

(E01021)

我覺得個案能夠在來過一次後又來，就表示他接受或者是說開始重視我們的關係了。(G01023)

(2) 案主開始談論自身相關的議題

諮商師知覺到案主開始談論個人議題而不閃躲，此為諮商初期階段良好諮商關係的指標之一。

個案不會左顧右盼，就會開始直接切入他自己的事情了。(A01025)

他討論的議題會開始比較是對自己的，就是涉及到比較是個人的。
(C01019)

就是個案他清楚他自己的問題，然後也願意去說關於他個人的。
(D01018)

(3) 案主非口語訊息表達較自在

諮商師感覺到案主在諮商晤談中語調、姿態等非口語訊息的表達變得較為自在時，會覺得彼此以建立良好的諮商關係。

通常一個大概就是會看到當事人他的說話的語調，就是用口語去看他，他會變得比較自然、自在，那個非口語就是他的姿態的自在的感覺。(C01014)

2. 諮商中期諮商師知覺之良好諮商關係指標

(1) 案主願意自我坦露個人深入的議題

在諮商中期已進入工作的階段，諮商師認為良好諮商關係的指標是看到案主願意自我坦露個人較深入而不為人知的議題，且願意開放地讓諮商師了解自己。

會看到個案就是開始去說一些個人比較深入的部份，可能不會對其他人輕易說出的部份。(D01021)

我覺得好像是他可以把自己攤開，完全地攤開讓你了解。(F01017)

(2) 案主願意聚焦在一個議題深入討論

諮商師感受到案主願意在自己深受困擾的議題上深入去談，此為諮

商中期良好諮商關係的指標之一。

個案變得比較勇敢了，可以去面對，就在一個問題上深入去看。
(A01027)

他可以跟你一個卡住的點上去討論，而不會逃開。(B01021)

他就是願意去工作，在他的困擾的點上去工作。(D01023)

(3) 案主在諮商關係中配合度增加

諮商師覺得諮商中期良好諮商關係的指標之一即為案主與自己互動過程中，不論對於諮商家庭作業或是晤談的時間其配合度都明顯增加許多。

會覺得個案在諮商中要他做的一些嘗試他都比較願意了。(A01028)

個案會變得……怎麼說呢……就是比較隨和吧！可以配合很多事情，例如：你要他做家庭作業啊。(B01026)

個案在跟你約時間啦或其他的事項，都會變得比較好商量，而不會覺得他就是有他的規則。(E01023)

3. 結束階段諮商師知覺之良好諮商關係指標

(1) 案主可以諒解諮商的限制

在諮商結束階段，諮商師知覺到良好諮商關係的指標之一為案主可以體諒到諮商為他帶來的改變的限制，可以諒解諮商沒有辦法解決自己所有的問題。

談到最後，覺得是個案去體諒，或是說諒解，有些事情不是諮商談一談就可以解決的，就是可以去諒解說諮商就做到這裡已經很好了。
(E01027)

(2) 案主對於諮商師感到感謝

諮商師認為案主能以口頭或小禮物真誠表達出對於諮商師的感謝，是諮商結束階段中良好諮商關係指標之一。

個案會覺得很謝謝你所給他的。(C01017)

會看到個案是很謝謝你的，甚至會送些小禮物小卡片來表達感謝。
(D01027)

個案會很直接的說出他們的感謝，然後你可以感受到那是很真誠的感謝。(F01022)

(3) 案主將諮商關係視為長久的關係

諮商師覺得雖然諮商晤談結束了，但是彼此的關係似乎成爲一種長遠的關係，案主會在自己的一些重要改變或成長階段讓諮商師知道，這是良好諮商關係的指標之一。

我覺得好的關係是一種 never ending 的關係，會一直持續下去的，它不會因為諮商晤談關係結束後，他還是會在一些重要時刻跟你打電話或寫信。(B01031)

感覺個案想跟你維持一定的關係，不希望因諮商結束就結束，這是有緣分的個案。(C01022)

我覺得是諮商關係結束後還可以在個案一些重要的改變跟成長時收到他的信件或電子郵件。(D01033)

二、諮商關係建構之文化衝擊

(一) 諮商師在建構諮商關係所遭受之文化衝擊

本研究受訪諮商師在面對台灣本土案主時，在諮商關係的建構上常遭遇的文化衝擊，包含有諮商目標之協商訂定、諮商晤談架構之建立、諮商互動過程

之語言、諮商關係界限之劃定、諮商師之角色定位等均與之前所接受之源自於西方諮商理論的諮商訓練有所矛盾，而於實務工作中遭受衝擊。

1. 諮商目標之協商訂定

共同協商訂定諮商目標是諮商關係建構過程中重要因素之一，案主與諮商師能達成一致性之諮商目標，則有助於彼此合作性的關係。本研究發現諮商師與案主在諮商目標之協商訂定所感受之文化衝擊包含個人與家庭的關係，以及人的需求與情緒。

(1) 個人與家庭的關係

華人文化信念為家人之間的關係需要是極為密切，子女要能表現出符合父母期待的行為，而西方諮商理論之文化信念則是需視個人為獨立的個體，與家人關係過於黏密代表分化不良好。諮商師與案主於諮商目標之協商上，會對於個人與家庭之界限與分化的概念產生衝突。

我覺得說本來西方諮商理論建構是在個人，它用個體化在看個人的健康狀態，但在我們的文化，我們是用你在你這個家裡面，你貢獻多少，你在家裡面有沒有處在能幫助別人的位置，你不惹麻煩，我們是用這樣去看一個人是否健康。譬如說：你把一個西方健康的人放進我們的家庭裡面，他的爸媽一定會說我的孩子裡最不孝的就是這一個，那最孝順的是哪一個，離不開他的那一個，對不對？(A02043)

什麼是適應良好對不對，我們可能覺得是遵守孝道的那個人，但是這個與西方諮商理論所提的觀點會很不同。(F02044)

(2) 人的需求與情緒

華人文化信念為人需要對於自己的情緒與需求加以節制，而西方諮商理論之文化信念則是人有權利適度滿足自己的需求。

我們之前學的會希望個案就是擁有自己的想法，重視自己的需求，但是如果方向一直往這方面走，而沒有調整，個案會陷入極大的痛苦。(B02046)

就是剛開始做諮商你會希望個案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不要管別人的期待，活出自我嘛！要重視自己要什麼，但是你知道這樣的諮商目標會讓個案出了諮商室後，得花更大的力氣去適應。(D02036)

2. 諮商晤談架構之建立

諮商師與案主在諮商晤談架構的建立所感受之文化衝擊包含對諮商空間感到不自在使用與簽訂契約的焦慮。

(1) 對諮商空間感到不自在

諮商師感受到案主對於在諮商室晤談會感到不自在，覺得正式面對面坐著去談自己的心事，不是自己熟悉的方式，甚至案主總在晤談完畢走出諮商室外，才會談論到重要的訊息。也有案主與諮商師在諮商室中的晤談毫無進展，但是當約至外面的泡沫紅茶店時，則可以看到案主很自在很真實的一面。

我的經驗是尤其是台灣男性這一類個案出現時，他們會覺得不習慣這樣坐著，去談自己的心事，太……太正式吧。(A02044)

我常有的經驗是個案在走出諮商室外，我跟他道別，可能就像朋友這樣的互動，他反而可以很輕易冒出很重要的訊息，可能諮商室有時對個案來說會太正式吧！(D02040)

在青少年觀念中，那位個案是青少年，需要被諮商的人好像都是做錯事，才被要求去諮商，所以進到諮商室不自在的。但是那一次的經驗裡，地點可是泡沫紅茶店，在「你喝綠茶、我喝紅茶」的情況下，當然給他很不一樣的感受。我覺得在諮商關係的調整和建立這一方面，該有更大的發揮空間。(E02038)

(2) 簽訂契約的焦慮

諮商師與案主在簽訂諮商契約時，案主往往會變得很敏感，甚至對於諮商契約的簽訂感覺不舒服與不安。

就是你知道嘛！場面構成，然後要簽訂諮商契約，但是我們的個案似乎對於契約這個東西很敏感，就是會覺得是不是會有什麼後遺症，會覺得好像要被逼著怎樣，他不說，可是你會感覺他是不舒服的。(C020021)

你看他就是覺得不知道會怎樣，會很不安，然後要簽契約，不管你怎麼跟他解釋，就是會感覺他的不安，契約這個詞太……，怎麼說呢？似乎太沒有人情味了。(G02017)

3. 諮商互動過程之語言

諮商互動過程中語言訊息之傳達與接收常影響案主與諮商師之關係建立，諮商師採取不同的口語介入往往引發案主不同之行爲反應，進而影響彼此的關係。本研究發現諮商師與案主在諮商互動過程之語言所感受之文化衝擊包含注重情面與對外在評價敏感的議題。

(1) 注重情面

本研究發現諮商師與案主互動時會感受到案主對於承認自己有困難是很沒面子的事情，因此與之互動的用語不能直接去面質案主所缺乏或不足的部份。

我覺得在我們文化裡面它有一個東西，它不太能夠去承認我現在有什麼困難，去承認自己是有困難的是很丟臉很沒面子的事情，所以如果諮商師直接指出個案有什麼問題要去改變，通常個案的反應是覺得很沒面子，所以用語上要去轉換吧！(A02045-1)

(2) 對外在評價敏感

案主對於外在評價比較敏感，當諮商師做對於諮商關係負向感

受的自我坦露時，會感受到案主覺得被評價而受傷害的感覺。

不要太相信去說出對個案的不舒服可以讓個案成長，因為那還是跟我們的文化打架，就是很難說服個案你真的是只想與他討論，而不是批評他。(A02041)

我覺得諮商師在做自我坦露要注意，就是如果是聚焦在雙方關係（諮商關係）中的負向感受的表達，要很小心，因為個案太容易對號入座，就是對批評太敏覺，所以這樣他會覺得是在被評價、被批評，而反而是感到很受傷的。(F02047)

4. 諮商關係界限的劃定

諮商師與案主在諮商關係界限的劃定所感受之文化衝擊包含長久性關係的期待與期待諮商師參與其生活面向。案主對於諮商師期待發展長久關係，並能參與其生活的每一面向。

(1) 長久性關係的期待

諮商師會感受到案主對於諮商關係為一種長久性關係的期待，案主很難理解與諮商結束後，諮商師與案主的關係即告一段落。

你不太能做太多劃分，要讓他明白你會幫助他渡過人生這麼大的難題，又會在渡過後就是彼此雲淡風清，他不太能理解，這跟我們中國人在建立關係的方式也不一樣啊！（A02044）

她就是會覺得很 shock，覺得類似有那種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感覺，所以覺得彼此的關係是延續不斷的，不應該切斷的。(B02033)

有一個個案就是結案了，然後還會三不五時到○○（某社區機構）去看看我，問他什麼事，他說沒有啊！就是朋友間的問候，你好像很難跟他說晤談結束了，關係就結束了。(G02052)

(2) 期待諮商師參與其生活面向

案主會希望諮商師可以完全涉入他生活的每一個面向。

對他（個案）來說，他可能要透過你對他生活的涉入，來證明說我不單單把這當成工作，而是真的關心他。他覺得如果我要幫他，就要能一一地體會與了解他的相關生活背景，不是在諮商室內談談就算了。(E02055)

我有一個個案，他是體育班的，有一次他邀請我去操場看他練習，我去了，他就跟我說，我確定你是真心關心我，而不是只是坐在那邊說些屁話。(G02057)

5. 諮商師之角色定位

諮商師與案主在諮商師之角色定位所感受之文化衝擊包含期待諮商師扮演專家、權威者或老師角色。

(1) 期待諮商師扮演專家或權威者的角色

諮商師與案主互動時，發現案主會希望諮商師去扮演專家或權威者的角色。

有些時候他（個案）反而是需要是有權威的，你要在某一個時間點上是權威的，我後來發現有些時候展現權威是蠻好用，就像是有一些極度混亂的個案，然後停不下來的，你要先用權威先讓他停下來。(A02051)

在醫院蠻常遇到這樣子的個案，就是我可能要扮演一個專家的角色，先給比較多的解釋、教育，就像是老師跟他做衛教一樣，很奇怪的是，你越肯定，越像個專家，就越有效。(B02044)

(2) 期待諮商師扮演老師的角色

在學校中，學生也似乎會將輔導老師與老師劃上等號，甚至因為是老師，而覺得這樣的晤談比較有效。

反而會發現那個學生如果是上過我的課，對我有一些好的印象，他會更願意來談，因為他覺得你是老師，你說的話比較有道理。
(D02043)

我工作的經驗是學生往往會因為我是老師，而更願意配合，或者是更願意進入諮商。(F02049)

(二) 諮商師對於諮商關係文化衝擊之轉化

本研究受訪者在諮商關係建構歷程中關於諮商目標之協商訂定、諮商晤談架構之建立、諮商互動過程之語言、諮商關係界限之劃定、諮商師之角色定位等文化信念衝突的轉化，呈現如表三。

表三

諮商師對於諮商關係文化衝擊之轉化

主要議題	西方諮商關係建構的觀點	諮商師諮商關係建構之衝擊	轉化
諮商目標之協商訂定	視個人為獨立的個體，與家人關係過於黏密代表分化不良	家人之間的關係密切，子女要能表現出符合父母期待的行為	兼顧案主所處環境之現實狀況，鼓勵發展其內在獨立
諮商晤談架構之建立	1. 諮商應在正式的場所進行 2. 諮商須簽訂正式的諮商晤談契約，以形成專業的關係	1. 案主對於在諮商室進行晤談感覺焦慮而不自在 2. 案主對於簽定諮商契約感覺敏感、不舒服與不安	1. 以正式場所為主，但仍對於諮商場域保持彈性 2. 簽訂諮商契約時充分與案主討論 2. 視案主狀況使用諮商契約
諮商互動過程之語言	1. 能看到並直接面對自己的問題表示一個人心理健康 2. 諮商師真實感受的表達有助於提升案主的自我覺察	1. 案主對於諮商師指出他的問題會感到丟臉與沒面子 2. 案主對於諮商師對自己負向感受的自我坦露會感受到被批評與受傷	1. 修正諮商用語 2. 視時機與案主個人經驗做自我坦露

續表三

主要議題	西方諮商關係建構的觀點	諮商師諮商關係建構之衝擊	轉化
諮商關係界限之劃定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諮商師與案主之間要有清楚的界限 2. 要尊重他人界限，且不隨意侵犯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案主期待諮商關係是一種長久性的關係 2. 案主期待諮商師參與他生活的每一個面向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調整諮商關係結束的時間點界定方式 2. 適度調整諮商師與案主關係定位之認知
諮商師之角色定位	諮商師與案主之間的地位是平等的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案主希望諮商師扮演專家或權威者的角色 2. 學生案主期待諮商師扮演老師的角色 	視案主狀況，適時扮演專家或權威者角色

1. 諮商目標之協商訂定

關於與家人關係之諮商目標訂定，本研究受訪者的轉化是在兼顧案主所處環境之現實狀況下，鼓勵發展其獨立性，而在需求表達的諮商目標訂定上，則為提升案主需求的覺察，並同理案主表達需求與克制需求之衝突。諮商師在諮商目標訂定上不侷限於所學之西方諮商理論之價值信念體系，而考量案主所處之文化脈絡加以調整，此可能讓案主感到彼此努力的方向一致，而讓彼此關係上更為貼近。

我想需要調整一下，就是看個案的狀況，尤其是他所在的家庭狀況去做調整，配合家庭的實際情形，或是整個我們台灣社會對一個人的觀感，適度鼓勵去提升他的內在獨立性。(A02048)

我想我還是希望能提升個案對於自己需求的覺察，但我同時也會顧及個案在這個覺察下，與先前價值體系不同所造成的矛盾，會去多同理這樣的衝突。(B02047)

2. 諮商晤談架構之建立

對於諮商進行的場域，本研究受訪者之轉化為仍以固定而正式諮商室為主，但若案主的狀況需要則仍可保持彈性加以調整。諮商契約的簽訂則為在簽訂諮商契約時會充分與案主討論，或是視案主狀況使用諮商契約。

我想還是以在諮商室為主，但是如果個案在諮商室看起來就是明顯不對，我不會強求就是他一定要在諮商室談，或做些調整，但可能還是要考慮到在一個正式的地方，固定的地方。(A02049)

在簽訂契約時，不管個案有沒有主動提出，當我感覺到對方有些遲疑，我都會主動再跟他多討論，以減輕他的不安。(C02025)

或許我們台灣人不時興那一套，回到簽契約的目的，我想有時不簽比簽更有利，我就不會拘泥一定要怎樣做了。(G02022)

3. 諮商互動過程之語言

對於轉化方式包含修正諮商用語，與視時機與案主個人經驗做自我坦露。

直接指出個案有什麼問題要去改變，通常個案的反應是覺得很沒面子，所以用語上要去轉換吧！或許用比較正向的方式去說，或比較迂迴的方式。(A02045-2)

要做關係的自我坦露可能要在關係比較穩定了，另外可能還是要考慮個案的成長背景啦、求學背景啦，就是是不是常常是處於被評價的狀態下的。(F02049)

4. 諮商關係界限之劃定

其轉化方式包含調整諮商關係結束的時間點界定方式、適度調整諮商師與案主關係定位之認知。

不要一定要像書上所學的，結案就是結束關係，而應該有中國人那種延續性

的情誼，所以我會去調整那個時間點，只要不是變成私人的關係就可以。
(G02053)

會去調整，可能不止當個諮商師，當個老師，當個給他出意見的人都可以，
這樣才可以讓關係緊密一些。(E02057)

5. 諮商師之角色定位

其轉化為視案主狀況，適時扮演專家或權威者角色。

我會覺得有時候個案的特質不同，或是說他的背景或狀態不同，所以反而讓
他感覺諮商師是專家，他會比較有安全感，可能(諮商)也比較有效。(A02054)

我會看個案的狀態或需要，而調整自己的角色，可能就去扮演專家吧，如果
他期待這樣。(B02045)

肆、討論與建議

一、討論

由研究結果中可發現，諮商師對於諮商關係內涵的知覺與西方諮商理論所強調之良好諮商關係之特徵差異性不大，其對於良好關係之知覺採取的是西方平等個人主義的思維，此與中國文化重視和諧，在人際關係中講求「以和為貴」、「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鼓勵順服權威，壓抑獨立思考有其矛盾之處。Mau 和 Jepson (1988) 與洪莉竹 (2000) 的研究中均發現亞洲案主對於諮商師的期待是要能主動與指導，此與本研究發現諮商師對於良好諮商關係之知覺為案主能在諮商中展現主動不相符合。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是否諮商師在諮商關係的建構上採一迥異於一般人際關係建構之觀點，抑或是諮商師未能覺察案主在關係建立上的需求？因此，若能在諮商關係之知覺中加入案主的觀點，應是未來極為重要之研究方向。另外也呈現於目前諮商師教育訓練的過程中，對於諮

商理論背後哲學觀與諮商專業所蘊含的文化價值探討之重要性。

再者，研究者加以思考的是，本研究中大多數之研究參與者其服務場域均處都會區之大專院校，其所接觸之案主可能為西化較深之大學生，因此可能與傳統中國文化之關係建構型態有所差異。陸洛（2003）的研究中即發現，面對現代化與社會變遷的挑戰，現代華人社會中的中國人已發展出中國傳統「互依包容的自我」及西方文化「獨立自足的自我」的「折衷自我」，並展現於人際互動方式，因此，未來研究中在研究對象之選取上可以增加更多元之互動樣貌。而研究中發現諮商關係中很重要的內涵之一為信任，中國人關係信任的發展有別於西方文化社會，包含關係網絡內與關係網絡外之社會信任（王怡文、陳亮全、黃光國，2006），而以此觀點檢視台灣諮商師在關係信任的分類上可能同時包含根植於情感與認同之關係網絡內信任與基於專業知識與能力的專業關係網絡外信任。

本研究受訪諮商師在諮商初期所知覺之良好諮商關係的指標，會與案主是是否已準備好進入諮商有關；諮商中期則與案主是否可產生信任，而與諮商師一起工作有關；諮商結束階段主要與案主是否對諮商師表現出之正向外顯行為有關。一般人際關係中，隨著關係的進展會降低彼此互動的不確定性，而較願意冒險做自我揭露（Miller, 1976），在本研究之關係進展歷程中也可發現相似現象。中國文化中將關係親疏區分為「自己人」與「外人」，於社會流動較多的都市社會中，非以親緣關係區分關係之親疏，而是透過交往的歷程中之人際親密、信任與承擔義務的程度決定關係的本質（楊宜音，2000），本研究中諮商關係的發展歷程從準備進入至願意信任且自我坦露，其也類似於由「外人」的關係進展至「自己人」的關係。

諮商心理學的發展起源於西方社會，尤其與美國白人中產階級的信念、文化特徵的價值體系息息相關。Draguns（1996）指出諮商心理學實為奠基於二十世紀美國社會之個人主義、人人平等，及鼓勵人的改變等價值信念。台灣諮商工作者帶著從成長環境學習到的價值觀進入諮商專業的學習，而在應用的歷程中面對的是身處華人文化脈絡之案主，其所經驗之文化信念的衝突，尤其在關

係建構上是更為顯著。研究受訪者在諮商關係建構上所呈現之文化衝擊，包含對健康個體之價值信念、溝通型態，以及對於協助者的期待，相關實徵研究也證實在上述面向上均可反映出文化的歧異性（Marsella & Pedersen, 1981; Sue & Zane, 1987）。另外，研究發現台灣案主期待諮商關係的長久性與期待諮商師可參與他生活每一面向，此可能與案主期待諮商師在關係親疏上是居於「自己人」的角色有關。中國文化中重感情，將關係視為一種情感狀態，這種情感是在人際交往雙方互相關照及互相授受而建立起來（鄭伯壘，1999），此文化信念可能影響本土諮商關係之建構，台灣諮商工作者可能需在建構諮商關係之過程中加入人情因素之考量。而從另一角度思考，東西方文化在諮商專業的發展與定位上可能具有差異，在此差異下可能也進而影響諮商關係建構之內涵。研究者認為諮商專業定位之確立也是影響案主對於諮商師角色期待之因素，台灣案主對於諮商的觀點，可能非由專業的眼光出發。在學校場域進行諮商，其職稱通常為輔導教師（林家興，2000），此更可能造成角色定位之混淆，因而在台灣本土諮商關係的建構經驗之理解，須從整體環境之文化脈絡，才能得以有更深刻的理解（Cheung, 2000）。

台灣諮商師經驗到華人文化信念與西方諮商文化信念的衝突，對於這些經驗加以反省與轉化，其轉化歷程可能會歷經缺乏覺察階段而至對於衝突加以整合與內省（洪莉竹、陳秉華，2003）。本研究受訪者在諮商關係建構中所經驗之文化衝擊的轉化，其思維包含仍以所學之西方諮商理論出發，而對於案主之狀況多加覺察與同理，以及較採取本土文化關係建構的觀點，而在關係建構的考量，除了需考量東西方文化架構，對於文化架構底下之性別、年齡等次文化因素可能也會造成諮商師在諮商關係建構之衝擊。

二、結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諮商人員之諮商關係建構經驗，研究者採取半結構式的訪談大綱深度訪談七位分別於學校、社區，與醫院從事諮商工作之諮商師。

所得研究結果包含諮商師知覺之良好諮商關係、不同諮商階段諮商師所知覺之良好諮商關係的指標，以及諮商師在建構諮商關係所遭受之文化衝擊等部份。

（一）諮商關係內涵

研究受訪者指出諮商關係的內涵包含自在開放的晤談氣氛、雙方主動積極的投入，與厚實的信任基礎。

（二）不同諮商階段諮商師知覺之良好諮商關係的指標

本研究發現在諮商初期諮商師所知覺到的良好諮商關係的指標包含有案主願意持續且依照約定時間來接受諮商、案主願意開始談論自身相關的議題、案主在談話的語調與姿態等非口語訊息的表達上較自在。在諮商中期諮商師所知覺到的良好關係的指標包含案主願意自我坦露個人深入的議題、案主願意聚焦在一個議題深入討論、案主在諮商關係中配合度增加。在結束階段諮商師所知覺到的良好諮商關係的指標包含案主可以諒解諮商的限制、案主對於諮商師感到感謝，以及案主將諮商關係視為長久的關係，而在結束諮商關係後的個人成長與改變會以信件或電子郵件的方式告知諮商師並表達感謝。

（三）諮商師在建構諮商關係經驗之文化衝擊與轉化

本研究發現諮商師在建構諮商關係經驗之文化衝擊，包含在諮商目標之協商訂定、諮商晤談架構之建立、諮商互動過程之語言、諮商關係界限之劃定、諮商師之角色定位。而其轉化的思維包含仍以所學之西方諮商理論出發，而對於案主之狀況多加覺察與同理，以及採取本土文化關係建構的觀點加以調整。

三、建議

（一）對於諮商實務工作者與諮商教育訓練者

1. 增加對於諮商關係建構之反思與文化敏感度

在諮商實務工作與諮商師教育訓練工作中，均應增加對於諮商關係建構之反思；諮商師與案主互動時，可增加文化敏感度；而在諮商師教育訓練過程中，

應在諮商關係建構之訓練中增加文化觀點之討論與反省。

2. 建構融合華人文化觀點之諮商關係

台灣諮商工作者須覺察與重視文化價值信念對諮商專業的影響。台灣諮商人員在諮商關係的建構過程中，對於沿用自西方諮商理論之諮商目標訂定、場面構成、諮商互動歷程用語、專業界限之訂定，以及專業角色之定位等面向上均需加以轉化與調整。

(二) 對於未來研究

1. 從案主觀點探討台灣本土諮商關係建構之內涵

未來研究中可採取諮商歷程中佔產出效果關鍵位置之案主觀點。從案主的角度來檢視西方諮商文化觀點與華人文化價值信念對於諮商關係建構之差距，有助於發展本土諮商工作模式。

2. 採歷程取向研究探討諮商關係之變化歷程

諮商關係應是一個動力的歷程，且是影響諮商歷程之核心因素。未來研究可採取歷程的觀點，收集每一次諮商晤談中影響諮商關係變化之重要事件，以了解諮商關係的變化，並能有助於發展建構諮商關係之有效介入。

針對本文之任何回應、回饋或意見，請直接聯繫：許雅惠，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 號，e-mail: 95022@mail.wtuc.edu.tw，文藻外語學院通識教育中心，(O) 07-3426031 轉 7234。

收件日期：97 年 04 月 22 日

複審日期：97 年 06 月 14 日

通過日期：97 年 08 月 15 日

參考文獻

- 王怡文、陳亮全、黃光國（2006）。華人社會中的信任策略。《本土心理學研究》，**25**，199-241。
- 吳芝儀、廖梅花譯（2001）。《質性研究入門—紮根理論研究方法》。嘉義：濤石。
- Strauss, A., & Corbin, J. (1998).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2nd ed.).
- 沈慶鴻（1992）。《新進義務張老師諮商效果的相關因素研究—以台中「張老師」為例》。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中。
- 林家興（2000）。《心理衛生專業人員職稱偏好、工作場所與服務時間之比較研究》。《教育心理學報》，**32**（1），1-14。
- 洪莉竹（2000）。《台灣諮商輔導人員在學習諮商過程中文化議題的衝擊與統整》。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 洪莉竹、陳秉華（2003）。《諮商師專業發展歷程之文化反省經驗》。《教育心理學報》，**35**（1），1-18。
- 洪莉竹、陳秉華（2005）。《台灣諮商人員對西方諮商與華人文化信念衝突的轉化經驗》。《教育心理學報》，**37**（1），79-98。
- 張如芬（2006）。《諮商人員之人格特質、宗教信仰、自我效能與諮商表現之相關研究》。花蓮教育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花蓮。
- 張振芬（1991）。《輔導人員的人性觀、諮商理論傾向與其在諮商情境中反應方式之關係》。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 陸洛（2003）。《人我關係之界定—“折衷自我”的現身》。《本土心理學研究》，**20**，139-207。
- 陳祥美（2005）。《台灣地區心理諮商本土化經驗之初探研究》。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所博士論文，未出版，彰化。
- 陳慧足（2005）。《選擇焦點解決短期諮商與輔導老師效能之相關研究》。高雄師範

- 大學輔導與諮商系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 曾文星（1996）。從文化的角度談華人的心理治療。載於曾文星（主編）：**華人的心理與治療**（655-678頁）。台北：桂冠。
- 楊宜音（2000）。“自己人”：一項有關中國人關係分類的個案研究。**本土心理學研究**，**13**，277-322。
- 廖鳳池（1992）。泛文化諮商員的中心課題－中國文化中「我」的地位之探討。**學生輔導通訊**，**22**，28-33。
- 廖鳳池（1993）。諮商員自我認知對諮商關係暨諮商行爲影響之研究。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 鄭伯壘（1999）。華人人際關係研究的困境與出路。**本土心理學研究**，**12**，203-214。
- Asay, T. P., & Lambert, M. J. (1999). The empirical case for the common factors in therapy: Quantitative findings. In M. A. Hubble, B. L. Duncan, & S. D. Miller (Eds.), *The heart and soul of change* (pp. 33-57).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Atkinson, D. R., Maruyama, M., & Matsui, S. (1978). The effects of counselor race and counseling approach on Asian American's perceptions of counselor credibility and utility.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25*, 76-83.
- Bordin, E. S. (1979). The generalizability of the psychoanalytic concept of the working alliance.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6*, 252-260.
- Chen, C. Y. (1988). *Chinese culture and counseling in Taiwan a counseling model based on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Wisconsin.
- Cheung, F. M. (2000). Deconstruction counseling in a cultural context.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28*(1), 123-132.
- Corey, M., & Corey, M. (1992). *Group: Process and practice*. Monterey, CA: Brooks.
- Devos, G. (1980).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 Humans as learner of culture. In I. Rossi (Ed.), *People in culture*.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 Draguns, J. G. (1996). Humanly universal and culturally distinctive. In P. B. Pedersen, J. G.

- Draguns, W. J. Lonner, & J. E. Trimble (Eds.), *Counseling across cultures* (4th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 Egan, G. (1986). *The skilled helper: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effective helping* (3rd ed.). Pacific Grove, CA: Brooks.
- Gelso, C. J., Hill, C. E., Mohr, J., Rochlen, A. B., & Zack, J. (1999). The face of transference in successful, long-term therapy: A qualita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46*, 257-267.
- Gelso, C. J., Kivlighan, D. M., Wise, B., Jones, A., & Friedman, S. C. (1997). Transference, insight, and the course of time-limited therapy.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44*, 209-217.
- Gitleson, M. (1962). The curative functions in psychotherapy.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43*, 194-205.
- Greenson, R. R. (1967). *Technique and practice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 Hill, C. E. (1994). What is the 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A reaction to Sexton and Whiston.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20*, 90-97.
- Horvath, A. O., & Symonds, B. D. (1991). Relation between working alliance and outcome in psychotherapy: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38*, 139-149.
- Hill, C. E., & Williams, E. N. (2000).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l counseling. In R. Lent, & S. Brown (Eds.), *Handbook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3rd ed.). New York: Wiley.
- Hill, C. E., Carter, J. A., & O'Farrell, M. K. (1983). A study of the process and outcome of time-limited counseling.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30*, 3-18.
- Kelly, E. W., Jr. (1997). Relationship-centered counseling: A humanistic model of integration.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75*, 337-345.
- Krupnick, J. L., Sotsky, S. M., Simmens, S., Moyer, J., Elkin, I., & Watkins, J. (1996). The role of the therapeutic alliance in psychotherapy and pharmacotherapy outcome: Findings in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Collabo-

- rative Research Program.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4, 532-539.
- Luborsky, L., Crits-Christoph, P., Mintz, J., & Auerbach, A. (1988). *Who will benefit from psychotherapy?* New York: Basic.
- Luborsky, L., McLellan, T., Woody, G. E., O'Brien, C. P., & Auerbach, A. (1985). Therapist success and its determinants.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42, 602-611.
- Marsella, A. (1993).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with Japanese Americans: Cross-cultural consider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63, 200-208.
- Marsella, A. J., & Pedersen, P. B. (1981). *Cross-cultural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Foundations evolution, and cultural considerations*. Elmsford, NY: Pergamon.
- Marziali, E., & Alexander, L. (1991). The power of the 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61, 383-391.
- Mau, W. C., & Jepsen, D. A. (1988). Attitudes towards counselors and counseling process: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graduate students.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67, 189-192.
- Miller, G. R. (1976). *Exploration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Beverly Hills, CA: Sage.
- Morton, T., Alexander, C., & Altman, I. (1976). Communication and relationship definition. In G. R. Miller (Ed.), *Exploration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pp. 105-125). Beverly Hills, CA: Sage.
- Orlinsky, D. E., & Howard, K. I. (1986). The psychological interior of psychotherapy: Explorations with the therapy sessions reports. In L. S. Greenberg, & W. M. Pinsof (Eds.), *The psychotherapeutic process: A Research handbook* (pp. 477-501). New York: Guilford.
- Patterson, C. H. (1985). *The 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Foundations for eclectic psychotherapy*. Pacific Grove, CA: Brooks.
- Pedersen, P. (1976). The field of intercultural counseling. In P. Pedersen, W. Lonner, & J. Draguns (Eds.), *Counseling across cultures* (pp. 17-41).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 Peterson, J. V., & Nisenholz, B. N. (1991). *Orientation to counseling* (2nd ed.). Needham Heights, MA: Allyn & Bacon.
- Reandeu, S. G., & Wampold, B. E. (1991). Relationship of power and involvement to working alliance: A multiple-case sequential analysis of brief therapy.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38*, 107-114.
- Rogers, C. R. (1957). The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of therapeutic personality change.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21*, 95-103.
- Rogers, C. R. (1965). *Client-centered therapy: Its current practice, implications and the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Sexton, T. L., & Whiston, S. C. (1994). The status of counseling relationship: An empirical review, theory implications,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22*, 6-78.
- Strong, S. R. (1968). Counseling: An interpersonal influence proces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15*, 215-224.
- Sue, S., & Zane, N. (1987). The role of culture and cultural techniques in psychotherapy: A critique and reformula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42*, 37-45.
- Teyber, E. (2000). *Interpersonal process in psychotherapy: A relational approach*. 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
- Teyber, E., & McClure, F. (2000). Therapist variables. In C. R. Snyder, & R. E. Ingram (Eds.), *Handbook of psychological change* (pp. 62-87).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 Triandis, H. C. (1995).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Carbridge, England: Westview Press.
- Wampold, B. E. (2001). *The great psychotherapy debate: Models, method, and finding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Weinberger, J. (1995). Common factors aren't so common: The common factors dilemma. *Clinical Psychology: Science and Practice, 2*, 45-69.

Construction Experiences of Counseling Relationship from Taiwanese Counselors

Ya-Hui Hsu

Wenzao Ursuline College of Languages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aiwanese counselors' construction experiences of their counseling relationship. Semi-structure interviews were collected from seven counselors working at school, community, and hospital. Through open coding method of data analysis,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1) The essential content of counseling relationship includes a free and open expression atmosphere, active involvement of both counselor and client, and a solid base of trust relationship. In addition, differences can be found in the indicators of a good counseling relationship that counselors perceived during different counseling stages. (2) Cultural shock that counselors perceived in their construction experiences of counseling relationship includes setting of goals, structure, language interactions, boundaries, and counselor roles in counseling relationship.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unselors' concepts of counseling relationship is still based on the Western counseling theory. However, they would adjust aboriginal cultural perspectives according to their awareness and empathy for the clients.

Keywords: counseling relationship, Taiwanese counselors.